

第二十二章 现金是王

五月下旬，在春寒彻底褪去，闷热潮湿的黄梅季节还没有到来之前，公共租界里的人们享受着江南春暖花开的气候。树上的新芽长成浓密的碧绿，绽开的桃花，李花，茉莉花将芬芳融入空气，仿佛在优雅地提醒世界，不要错过时机，尽情欣赏大自然的美妙。

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里，高易原先的卧室已改建成他的专用办公室。墙上除了挂着从会议室墙上移来的各种文凭和执照的镶金边玻璃镜框外，四壁上还有兼收并蓄格调的油画藏品：苏格兰山地风貌，东非丛林的局部描写，蓝天下的克实米尔高原，阿拉伯人骑骆驼的肖像。

红木的狮脚雕花大办公桌几乎占据了办公室三分之一的面积，高易坐在办公桌后有罩套的高背扶手椅里，在总文案容嘉树还没有敲门进来报告自己一天的安排前，抓紧时间，阅读工部局发给西人租地人会议的土地人口年度报导。

和转暖的气候相反，公共租界里的人口和土地行情，仍在严寒之中。这是高易夫妇在英国结婚后回到上海的第二年春末，租界的华人人口已从1862年最高峰时的70几万，减少到本年（1866年）的不足9万；租界里的地价也从1862年最高峰时每亩平均11000两银子，跌落到每亩1200两银子。对于想购买土地的人来说，这是买家的黄金季节，高易就是在这个时候听从艾玛的建议，购入一块座落在原名花园弄路，去年改名为南京路的转角处的地皮，从此成为租地人会议的成员。对于需要出售土地的人来讲，这是卖家的灾难时代，高易担任董事会成员的大英自来火房，就是其中一例。

过去几年，大英自来火房接受迫切希望尽快得到煤气供应的地产主人捐献的土地，然后，将这些土地抵押给银行，取得贷款，作为承担安装工程的费用，等到工程结束时，

再将土地出售，不仅还清贷款，还有丰富盈余。但是这个模式在地价下掉时就行不通了，为了保障工程费用有着落，大英自来火房规定地产主人必须缴付足够的现金后，才能开工。可是，对于从以前的工程里累积起来的那些土地，如何把它们套现，化作自来火房需要的资金，却变成一道难题。

两天前，在大英自来火房董事会上，其他董事们一致推荐由高易寻找合适的买主，尽快将累积的土地统统清仓，以免进一步蒙受地价下跌的损失。

"诸位，我不是地产中介，您们确定由我去找买主吗？"高易问董事会的同僚们。

"乔治，您认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也都认识您。所以，您比中介更合适。"董事长史密斯不容高易推辞，"您会替大英自来火房找到厚道的买主。"

高易望着顶发稀疏，耳边长着浓密卷毛，脸膛黑黝黝的董事长，觉得董事长话里有话。"怎样的买主才是厚道的买主？"

笃笃敲门声打断了高易为自来火房找土地买主的思绪。

"请进。"

手握纸卷的容嘉树开门进来，然后把门轻轻关上。

"今天我有什么安排，总文案？"高易问。

"上午，完成镇江船运公司的年度关税审计报告，这里是所有的卷宗，"容嘉树将手里的纸卷放在高易面前的办公桌上，"下午一点，去领事馆土地股替大清江南制造局办理高倉庙土地挂名道契。下午三点，出席工部局有关挖开路面铺设管道颁发许可证的公众听证会。"

"太棒了，又是马不停蹄的一天。总文案，请坐。我有一件事想听听你的意见。"

容嘉树毕恭毕敬地在办公桌前坐下，身材清瘦的他，只占据硕大皮圈椅的一半。在和洋人打交道的律师事务所里上班三年多的总文案，依然长袍布靴，一身华人打扮，只有撩起他的长袍，才能看到他穿着洋纱袜，而不是土布袜。

"高大人，请吩咐。"

"大英自来火房要清仓积压的土地，委托我寻找厚道的买主，你有没有合适人选？"

"请高大人明示厚道的含义。"

"按照董事长史密斯先生的原话：厚道的买主，就是现在不趁人之危拼命杀价，将来不奇货可居拼命抬价，如果将来同一块土地又被大英自来火房看中要铺设新的管道。"

"高大人觉得镇江船运公司合适吗？"

"景八爷是一个既出手大方，又精明透顶的人。如果把土地卖给他，估计他现在不会杀价，可是将来若要征用他的土地，他是会漫天要价的。"

"伯顿医生呢？"

"医生确实是个厚道人，可惜他现在香港救治流行热病，一时间不能回上海。"

"大清江南制造局呢？他们出手很大方。"

"当然，在租界里出手最大方的就是他们。大清江南制造局有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个聪明的中国人撑腰，资金由江海关赫德大人按关税盈余的十分之一拨给，选在租界开厂，就是为了就近取得西人的技术。可惜，江南制造局里官气太重，办事效率低得可怜，什么事情都要上报朝廷批准，高倉庙的那块土地花了一年时间，到今天下午我才得到授权去办挂名道契。这样的拖延，大英自来火房等不起。"

接下来，容嘉树又将有利银行买办冯明珊，宝顺洋行总买办徐润，南浔四大丝商刘张庞顾等一些曾经委托高易律师事务所办过挂名道契的华人富商一一举出，和高易讨论，结果不是觉得对方手面太紧，就是胃口太大，无一附合"厚道买主"的标准。

"算了，今天就讨论到此为止，"高易翻开桌上的纸卷，"我还要完成审核镇江船运公司的关税报告。喔，谁在外面，笑声这么大？"

一阵非同寻常的笑声从走廊传来。总文案站起来，打开门，笑声变得更大。

"高大人，有人给您送礼来了，"男跟班的脸探入门框，五官上挂着尚未收敛的笑容。

"是谁？送什么礼？"高易惊奇地问。

"是我，高大人，您好！"

"维多利亚华洋食品行"的大班阿南双手捧着一个小木箱，满脸笑容，跨进门来。事后，高易得知，初次登门的阿南赏给男跟班一个5银元的红包见面礼，引得男跟班笑得合不拢嘴。

"高大人，胜仔做的爱尔兰香肠昨天出货了。今天早晨，我去贵府送香肠，嬷嬷拉妮告诉我，高大人公事忙，平时不回家吃午饭，甚至晚饭。所以，我再送一箱到写字间来，请这位跟班大哥做饭时给大人加菜。"

"太感谢了，"高易站了起来，同阿南握手，无意间触到了马来亚人手上巨大的红宝石戒指。

"高大人，我这就告退，不打扰您办公。"

"不，您请坐，我刚好有事跟您商量。给阿南先生上茶。"

男跟班捧着小木箱和总文案退了出去。阿南坐下，他肥大的身躯塞满了整个皮圈椅，挂在他身上林林种种的金银首饰，在他扭动身子的时候，和皮圈椅擦出吱吱的声响。他一脸好奇地望着高易：这位租界上的名律师，跟我这个操办伙食的粗人，有什么事好商量呢？难道律师事务所小小的厨房也要包给我进货？

"阿南先生，食品行里生意怎样？"

"好的不得了。最近又揽上旗昌洋行长江船的伙食供应。"

"除了船上的生意，有没有做些其他生意的打算？"

"有。下一步是争取江南制造局厨房的进货。江南制造局给工人的薪水是外面的4倍！攒大钱的花大钱，每天几百号人吃饭，是笔大生意。"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想做些跟吃食关联不大的生意？"

"高大人，您能不能提个醒？"

"投资房地产，有兴趣吗？"

"高大人，您是这三天里第二个向我提起投资房地产的人。"

"喔，能不能告诉我，第一个人是谁？"

"宝顺洋行颠地大班。"

"是颠地大班要卖地产给你？"

"高大人，这件事情，颠地大班关照我不要外传，但是，高大人您是我们食品行的大恩人，没有当年高大人的撮合，哪有食品行的今天？这件事我就透给高大人。"

"不管你要说什么，我都会替你保密。"

"谢谢高大人。事情是这样的，三天前，我去宝顺洋行结账。平时，都是襄理山多士先生看完账单后，付钱给我的。可是，这次不同，茶房告诉我颠地大班要亲自跟我结账，把我带入大班的办公室。我的天哪，我从来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办公室，桌子，椅子，沙发，还有茶几的脚都是包真金的，墙上的挂毯镶着小钻石，闪闪发光，还有装咖啡的水壶盖子上嵌着蓝宝石。。。"

这时，男跟班端着茶水进来，阿南见风使舵的说："啊，这把银水壶很讲究。看上去比蓝宝石更值钱。"

"好眼力，这套水壶是波斯货。后来呢？"高易觉得阿南的健谈近乎啰嗦，希望阿南能快点切入正题。

"我本来以为颠地大班亲自结账，是要挑我账单上的毛病，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颠地大班很爽气地把钱付给我。然后，问我有没有兴趣投资地产？高大人，您是知道的，在食品行里，我管理财务，艾伦管理工程。食品行的生意越做越大，艾伦跟我提过需要购买地皮营造更大的仓库和更多的工场。所以，颠地大班的建议，既正中我的下怀，又叫我不明白，为什么财大气粗的宝顺洋行，要在地价下跌的时候，出卖地产呢？我更不明白，为什么租界的头牌洋行，会看中我们食品行这样的粗人作买主？不过，我所有的疑惑，都

被颠地大班提出的出售条件像遇到台风一样吹散了。“

“怎样的出售条件？”

“先拿土地，现在不用付钱！”

“什么时候付钱？”

“一年以后。现在只要和宝顺洋行签一张贷款协议，名意上由宝顺洋行贷一笔款子给食品行买下地皮，一年以后，食品行以归还贷款的形式，将本来应该现在就付的款子划给宝顺洋行，另加6厘利息。”

“也就是说食品行现在可以白白得到一块地皮。”

“事情就是这样！”

“我能问一下多大的一块地皮吗？我只是想瞭解一下行情。”

“土地在虹口，共有七亩，每亩1250两银子，总计8750两。食品行的资金回报率是百分之三十，8750两银子的资金，推迟一年付款，就会生出2625两银子的利润，扣去6厘利息的525两，食品行净得2100两银子。高大人，您想想，这么好的一笔买卖，好比买赛马票中奖，我能拒绝吗？”

“恭喜你交上好运，阿南先生。我猜想颠地大班这样做，是看准了维多利亚食品行的经济能力和信用，一年以后连本带利付钱，没有问题。所以，食品行还有没有投资其他地产的兴趣呢？”

“高大人，您知道我们是做吃食的，不是炒地皮的。宝顺的这块地皮足够艾伦造库房工场。8750两银子明年终归是要付给颠地大班的，扣去这笔钱，食品行就没有多余资金了。谢谢高大人看得起，要介绍地产生意给我们。我可以告辞了吗？希望高大人会喜欢胜仔的爱尔兰香肠。配上啤酒，滋味更棒。”

“一定会喜欢的。”高易握手送别江海关前主厨的时候，心里暗暗为大英自来火房惋惜失去一位潜在的”厚道买主“。

如果，高易希望在当天午餐时就能美美地品尝胜仔的香肠，这个愿望注定是不能得偿的。阿南走后，高易审核完镇江船运公司的关税报告，已到午餐时间，正要在刀叉杯盘罗列的厨房长桌边上坐下，和容嘉树一起享用被男跟班的太太煎得热气腾腾，油泡吱响的爱尔兰香肠，却听到有人在急切地拉响大门的铁铃。大门在午休时间是锁上的，谁在午休时间突然来访？

高易望着玻璃杯里涌起雪白泡沫的啤酒，朝男跟班使了一个去开门的眼色。

"高大人，颠地大班来访，现在会议室等您。"男跟班去而复返，报告东家。

"总文案，你先用，"高易拉下围在脖子上的亚麻布餐巾，起身离开厨房。男跟班的太太望着律师的背影，连连摇头：洋东家太辛苦了，连午饭都吃不安稳。

会议室里，颠地脸上没有招牌式的微笑酒窝，没经邀请，自己动手打开橡木会议桌上的烟盒，取出吕宋雪茄。

高易给颠地点燃吕宋雪茄。这时，他发觉这位宝顺洋行的大班最近苍老了许多，鬓角出现白发，明亮的蓝眼睛周围增添了黑黑的皱纹，魁梧的身材显得不那么腰板挺拔。

"乔治，我马上要跟你谈的事情，除非得到我的许可，你在任何情况下向任何人都不要泄露，如果你不能给我这个承诺，那么我继续讲下去就不合适了。"颠地字斟句酌地挤出声。然后，抬起头，眼神企盼地望着律师。

高易心里暗暗一怔，怎么半天里出现两个人这么神秘地要自己保密？

"大班，不管您要说什么，我都会替您保密。"

颠地身子靠向皮背椅，缓缓呼出一口烟，开始讲述他希望律师严格保密的事态。

自从两年前，因为电报出错，导致颠地误判利物浦棉花期货的走向，使宝顺洋行领头的财团被套牢50万英镑现金后，棉花期货的价格跟美国南北战争中一败涂地的南军一样，没有出现任何反弹，等到尘埃落定时，50万英镑只剩下5万英镑。这样的收场，给宝顺洋行带来了不可逆转的伤害。雪上加霜的是，租界人口和地价的滑落，使颠地想按照高

易建议的计划，从洋行的资产里尽量尽快地抽出现金，准备万一面临破产，将来可以东山再起的努力，遭遇到预想不到的困难。由于地价的滑落，使得拿地产押给银行取得贷款的金额越来越少；由于地价的滑落，原本洽谈的地产交易，要么被杀价成交，要么买主中途变卦，取消交易。

为了摆脱这种资产呆滞现金周转不灵的局面，两个月前，颠地不得不放下自尊，去香港向家族成员求救，好比拿着水桶去找救火的水，结果，提着半空半满的水桶回来。那半空的水桶是家族中没有人愿意提供现金的援助，那半满的水桶是精明的家族成员替他想出了一个招揽买主，最大化地按现在的市价，将地产化为现金的手段。这个手段的前半部，就是今天上午阿南告诉高易的那套先买地后付款的安排；这个手段的后半部，以阿南的交易为例，就是颠地拿着名义上借钱给阿南的贷款书，作为阿南欠宝顺洋行的欠款证明，通过丽如银行担保，转卖给伦敦的沃伦格尼银行。对于一年以后到期的欠款，沃伦格尼银行通常按九五折收购，而宝顺银行贷款上的年利息为6厘，所以宝顺洋行从沃伦格尼银行得到的现金，比现在直接向阿南收款还要多得到将近1厘。

这样的一种巧夺天工的交易设计，确实使颠地招揽到“香港饼家”，“米勒酒店”，“维多利亚食品行”等一些既有购买地产的实际需要，又对现金目前有更好运用，所以很珍惜现在不用付款的买家。昨天，颠地将积累起来的好几笔这样的欠款书，带到丽如银行，请里德律师开具给沃伦格尼银行的担保书，由邮船带往香港。

“上海没有电报，真是不方便，”里德伸出细长的手指，接过颠地从西装上衣内袋掏出的整叠欠款书，“请大班稍候，来点威士忌。我现在就办理担保书。大班，您真了不起，地产市面这么萧条，短时间能签下这么多交易。”

在颠地眼里，里德律师是具有不相协调的性情的混合体，善于模仿而欠缺创意，随机应变但抓不到重点，语气温暖却无真情，貌似一板一眼其实毫无原则。像开具担保书这类的事情，有现成的章法可套，完全可以让底下的职员去办。他却要亲自动手，无非是想

给颠地一个办事认真的印象。跟这样的人打交道，自己心里一定要有主见，不然很容易偏离既定的规道。

颠地一边品着里德斟来的威士忌，一边瞧着里德一会儿坐下从办公桌各个抽屉里抽出各种卷宗，一会儿站起来向不同的档案柜里查阅卡片，为开具担保书忙碌。阳光透过被攀越的常青藤部分遮住的百页窗，射在墙上的照片上，窗外常青藤在春风里摇晃，斑驳的光线像活了一般，在照片上的香港赛马场里跳动，吸引颠地的视线和思绪。此时此刻，堂兄们正在香港和沙逊家族的老二伊利亚斯争夺汇丰银行的董事会主导权吗？或是正在筹划如何在下一场香港赛马中击败仪和洋行？还是忙于竞选香港立法局首届非官守议员？显赫的堂兄们不愿意伸出手来用现金帮助上海的宝顺洋行是令人失望的，也是合乎情理的。上海宝顺洋行面临的现金窟窿，是自己投机棉花期货失手造成，理应由自己承担。反过来讲，如果投机棉花期货得手，巨大的利润不是全归自己的吗？家族归家族，生意归生意，颠地家族在金钱上从来不感情用事，所以才能在远东建立起诺大的商业帝国。堂兄们给自己设计的这套先卖地后收钱的招数，到目前为止，很管用，和高易建议的宝顺洋行东山再起的计划互补互成。但是，一想到破产，那怕是策略性的破产，大班的心头就像灌铅一样沉重。破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办公室里那些包真金的傢俱送往拍卖场上去拍卖，意味着将外滩14号那幢漂亮的总部大楼拱手让人，意味着洋行把远东最大的货运快艇“水妖号”贱卖给洋行的运输竞争对手，意味着自己从工部局董事会总董的位置上尴尬地下台。种种不体面的场景，只有依靠现金重新周转，才能避免。现金真是王！

颠地品完两杯酒后，正在纳闷怎么担保书还没有办好，却终于看到里德整了整华丽的西装，站了起来。

"轮到需要我签字了吗？" 颠地放下酒杯问。

"不需要。"

"为什么？"

"对不起，大班，您今天拿来的5笔地产，都已经抵押给本行。没有本行的同意，贵洋行无权出售这些地产。所以，不能再担保新的欠款。"

"你确定没有搞错?!"

"千准万确，请看这些凭证。"里德将收集起来的抵押副本递给颠地。

窗外，五月的阳光异常艳丽。颠地双目阅览条文清楚的银行副本，却像遭受雷击一般，坠入漆黑的风暴之中。

"日期全是两个月前的!"颠地吼叫起来，"两个月前，我人在香港，怎么可能来贵行办理这些抵押!"

"是贵行襄理山多士先生来办理这些抵押的。"

"胡说，山多士无权签署这个数目的交易。"

"请问大班，贵行授予襄理可签署的数目是多少?"

"1万两银子以下。"

"大班，这5笔地产，每一笔的金额都不到1万两银子。我向您起誓，本行在与贵行的一切交易中，文件手续查验是可靠的。"

"别说了，"颠地握拳狠击一下椅臂，"我去香港前，这些地产每笔都值1万两银子上。所以，我没有改动授予襄理签署的数目。真没有想到，地价掉得这么快，让山多士钻了空子!"

"您回贵行跟山多士先生核对一下，这或许是一场误会。"

"山多士已经在两个礼拜前辞职离开上海了!。。。威士忌。"

颠地大口饮下里德递上的第三杯琥珀色的威士忌，仿佛在风暴中站稳了身子。

"里德律师，我要求你把所有宝顺洋行抵押给贵银行的土地列出一份清单，现在立刻给我。另外，今天发生在这间屋里的事情，必须严格保密。"

"是的，必须严格保密，"高易在会议室里听完颠地的叙述，给后者又点燃一支吕宋

雪茄。听到”山多士“这个名字，高易心里打了一个哆嗦。山多士就是那个宝顺洋行里对东家的财产有着超乎寻常兴趣的葡萄牙籍高级职员，但他也是高易的顾客，出于职业道德，高易从来不能直接警告颠地提防山多士，这就是做律师的悲哀。

“根据丽如银行列出的清单，山多士在我去香港期间，一共抵押掉9笔宝顺洋行的地产，”颠地狠狠地说。“得到的押款全部没有进入宝顺洋行的账户。所以，用膝盖想也知道，山多士卷款潜逃了。乔治，我能追回这笔钱吗？这个家伙，在我最需要现金的时候，卷走现金，真是可恶。”

“就表面看，很难追回您的钱财。显然，您不能公开通緝山多士。”高易顿了一下，以更为小心的语调接着说，“除非我们能找到一个方式避免让事件公开化，这个方面，我目前不能给您任何承诺。”

“不用承诺，只要尝试。我只要求您尽力而为。”颠地的语调从愤怒转为悲哀，“事情一旦公开，宝顺现金周转不灵的困境就会传遍租界，宝顺会因此提前破产。所以，目前来看，您有没有头绪秘密找到山多士？”

“我会立刻，不，明天，因为今天余下的时间我的日程已经排满。我明天去找去年接替拉姆斯博顿的巡捕房新任督察长查理斯潘复。查理斯是皇家海军出身，在香港，澳门，加尔各打，锡兰，甚至好望角，都有私人朋友，我可以托他通过朋友关系，在各处英属港口私下寻找山多士。我还要联络从前的部下，江海关巡逻船‘普雷多号’船长戴维森，请他查阅两个礼拜内外所有离开上海的西人名单。最后，我要请教仪和远洋轮‘非凡号’的沃尔夫船长，他曾经帮助和长毛有来往的教会大学者王韬，躲过清廷追捕，偷渡去香港，所以知道亡命海外的藏身渠道。这三个人中，只要有一个发现任何线索，对找到山多士就会有帮助。这三个人中，任何一个的举动被外界得知，都是无法和宝顺洋行的财务状况联想起来的。”

“乔治，每次到这里来，我都找到希望。”颠地的脸上出现久违的酒窝。

"我的担忧是不会很快有结果，如果事情拖上半年一载呢？"

"乔治，您担心这个现金窟窿无法及时补上，宝顺会撑不下去？"

"9笔地产的抵押款不会是小数目吧？"

"总共8万两银子。这个数字，放在两年前，实在算不上一回事，但是，现在宝顺的现金非常紧迫，不认真处理，这个数字确实会成为压垮骆驼的稻草。既然大律师这么关心，我愿意分享我是怎么安排在短期内补上这个窟窿的。"

于是，颠地把话题拉回到昨天里德的办公室。

从发现山多士偷盗行为的最初震惊中醒过神来的颠地，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补上这个现金窟窿。

"里德，我要回洋行整理地产，明天我再带新的地产道契来抵押给贵行，那些新的地产保证既没出售，也没有抵押过，你要做好准备。"

"谢谢大班预先关照。不过，因为上海的地价一跌再跌，本行董事会已决定，停止直接做地产抵押业务，实在很抱歉。"里德的蓝眼睛，安在南亚人一般的黝黑肤色上，一眨不眨地盯着颠地。

"活见鬼，刚才我让你办担保书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提到贵行的这个决定？"

"担保书是由沃伦格尼银行发款，而不是本行发款，所以和本行不做地产抵押的决定没有冲突。"

"不，你必须帮助宝顺！"颠地把酒杯狠狠地摔碎在地上，"贵银行已经贷给宝顺这么多钱，如果宝顺垮了，贵银行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这个道理，你懂吗？"

"我懂。从炒利物浦棉花期货的那天开始，丽如就跟宝顺绑在一起了。但是丽如董事会的决定，我不能违反，真是很抱歉。"

"如果地皮抵押不行，那么生丝呢？茶叶呢？宝顺的仓库里上好的生丝，茶叶，堆成山，都可以拿来抵押，对吗？必要的时候，宝顺的‘水妖号’快艇我都准备拿来抵押，这样总

可以了吧？”

“大班，您别激动，别激动，建议您再来一杯威士忌。”

“不。我在等着你的回答。”

“既然宝顺洋行愿意抵押生丝，茶叶，快艇，我想总是有办法换成现金的。大班，您让我想一想。”

“我在等着你的回答。”

“有了，”里德用左手的中指和姆指打了一个响，”套用贵行卖地皮不付款的方法，把贵行的生丝，茶叶，快艇名义上抵押给本行，作为交换，本行保证一年后付给宝顺抵押款，然后，贵行把这份一年后到期的抵押款，现在按九五折卖给沃伦格尼银行，这样不就套现了吗？”

“一年以后呢？”

“一年以后，贵行有能力的话，按抵押款原价加6厘利息，向本行赎回抵押品。没有能力的话，本行将抵押品卖掉，支付贵行转给沃伦格尼银行的抵押款。当然，生丝，茶叶，飞艇，一年里的折旧要估算在抵押款里，我想您是不会介意的。”

“为什么丽如银行不直接接受生丝，茶叶，飞艇作抵押，贷款给宝顺，而要绕道沃伦格尼银行？”

“跟宝顺一样，丽如银行目前要抓紧现金。大班，您认为我的办法能帮到宝顺吗？”

“里德律师，你能把你的办法再讲一遍吗？我必须搞清楚每一个细节，才能决定要不要采用你的方法。”

于是，丽如银行董事会成员的里德律师，又将模仿宝顺洋行先卖地后付款的方法，改装成先抵押后付款的方法，由沃伦格尼银行支付眼前的款项，原原本本叙述一遍。

“明天我就把生丝，茶叶，飞艇的文件拿来办理抵押。”颠地终于信服里德的模仿是帮到宝顺洋行的好办法。

"乔治，您觉得呢？" 颠地问听完又一次倒叙的高易。

"我觉得这个绕道抵押是个行得通的办法。不过，我为贵行将‘水妖号’抵押出去很惋惜。"

"总比将外滩14号洋行总部抵押出去体面。乔治，追寻山多士的事有劳了。谢谢您的雪茄。我现在必须去丽如银行办理绕道抵押，哼，一个多么希奇的名字。"

高易去领事馆土地股的路上，在一驾马车里匆匆吞下三明治的时候，颠地被戴着白手套和黑白条纹领结的孟买门房，经由供贵宾使用的楼梯走道，来到里德的办公室。这是他两天里，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

"里德，文件都在这里，" 颠地从孟买门房手里接过擦得铮亮的鳄鱼皮包，放在里德的办公桌上，"我们开始吧。"

"大班，您有没有看过今天邮船送来的报刊？"

"没有。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中午，我都在整理这堆文件。"

里德将一份最新到达的"伦敦邮报"递到颠地眼前，他的细长食指指着一行刚用红笔标出的字样：

"伦敦消息：沃伦格尼银行因放款过多，周转不灵，于5月10日宣告破产，亏欠金额估计达12000000英镑。。。"